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卷四十九

宋 魏了翁 撰

記

潭州州學重建稽古閣明倫堂記

古今學校之制相似而不同其來尚矣蓋自漢儒始有先聖先師之說然而西京太學僅寓曲臺郡國雖立學校官而先聖之廟終漢之世不出闕里攷諸史亦未有釋奠之文不知記禮者何從受之永平二年始詔郡縣

道行鄉飲于學校祀周公孔子則先聖之祠有出闕里者矣然猶未有作廟之文也至唐武德二年始命曹監立孔廟貞觀四年始命州縣皆立孔廟則廟制至是徧乎州縣矣至我仁宗景祐寶元慶厯之盛州縣無小咸得立學而孔廟歸然其中則州縣間廟學之備實此乎昉所以風厲作成之意視前益有光矣然而教思益詳而士習不加厚其故何哉古之為庠序歲時以屬鄉民行射飲讀教法正齒位竣事則反閭塾事父母親師友

睦族姻其幼而學也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
數之文也長而學也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脩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事也然則視後世之學越鄉違親羣居聚
食詞章之尚利祿之勸異端之趨不曰相似而不同其
可乎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夫自孔子
時而既然矣何責乎今之又今也或者病其如此則謂
王制既壞人心之澆訛已久生斯世也為斯世也而可
矣抑不思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

友有信遠稽古誼近察人倫今獨不古若乎庠序之制雖異而庠序之意則同先王之教亦惟申其義而降之德焉非有佗謬巧何至自棄於古人由乎人倫之中而不自知也二氣五行之運閱千古如一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所以行乎倫類者有能內反諸心則安有彼能是而我不能顧口誦於此而志鄉在彼所謂天敘天秩昭昭乎宮庭屋漏洋洋乎日用飲食者非視為空談則習矣不察士滿天下寧無自拔於流俗以起

于載溺者乎國初未有學天下惟書院而潭之嶽麓居其一自慶歷四年始建學于定王臺之北治平二年以地卑且居西北偏吳侯中復更實于東南隅祠宇齋廬既備又為閣曰稽古堂曰議道而燬于建炎之寇至紹興六年以後呂忠穆公發少府餘財復之會君命召至十四年攝守勾侯光祖徙建于甘泉之上嗣守劉侯昉始以忠穆所儲卒成之視舊加壯而禮殿之後仍以稽古名閣更堂曰明倫堂之東西齋廬凡八閱三年而成

由乾道元年劉忠肅公以後歷數賢牧隨宜繕脩迄于
比歲參知政事曾公為禮殿為大門若無復餘憾矣而
轉運副使李公攝守以閣若堂歲久弗治復更新之其
費取於節縮浮蠹之餘為錢七百萬米四百石屬郡教
授梁子強長沙縣尉陳純仁學錄舒高亢其事事已則
以張應楫諸生之請求記於了翁且曰昔者吾建學於
夔子嘗為記之今獨無以告于潭之士乎夫曰稽古曰
明倫公所以語人者亦切至矣况是邦昔號多士而又

誠使因名思義顧瞻傑閣宸翰昭回必思古先聖賢所
傳者何事執經講席堂扁昭揭必思庠序學校所申者
何義相與朝益莫習以循其分之所當止則豈惟化民
成俗是賴推而致之位天地育萬物皆為士之分也公
之所以望於邦人者非此其在乎公名鼎豫章人闕
年進士嘗歷宗正丞駕部郎官大理少卿外庸甚茂所
去見思云

簡州三賢閣記

成都之天慶觀仙遊閣故有張忠定公繪象嘉定十二年南海崔公與之來守成都清風令儀底厲頽俗明年劉文節公一見洒然異之退語人曰是宜配忠定公與趙清獻公崔公之門人洪咨夔等乃即忠定之次圖趙崔二公而並祠焉屬劉公為之贊厥十年眉山家侯大酉自將作監丞請外擢守簡州州有會勝堂堂圯已久僅存清獻詩刻侯既復之又為閣其上用成都近比繪三賢而館之而馳書于靖曰趙張之風烈家傳而人誦

之言之祇贅而崔公之潔已裕民憂邊思職亦近世所罕儷也其大城西近寇連歲盜邊莫能入人尤德之恐久而遺忘子其為我記諸顧翦焉罪戾之餘世所棄置而陽安之隸數千里來辱余曷敢不可乃因劉公之贊此次其事而書之以復于家侯或曰自淳化四年迄今幾二百四十年矣而獨三賢之稱不已疏乎而况吏之得祠于仕國也如莊周所書庚桑子事特寓為之言耳自蜀人祠文翁由是桐鄉南陽渭城之祀史不絕書非

其同氣而春秋奉當事已變古若夫生而繪象以配先賢則於義何居曰不然也劉公倡之洪侯和之家侯因之蓋將以表儆貪則取其接乎耳目之敬而可證焉者耳已所當律職所當憂孰非人臣之常分而俗淪世數貪競相師乃有清方不移華皓益堅如崔公是不足以刑善而勸德乎二氣五行之運鍾而為人千百載而一日億萬人而一心使為吏而無德于民民將眈眈然疾視之唯恐棄之不亟也至於歲月愒邁情偽寂寥去

者非有勢利之挾也居者非有交譽之求也而著乎斯
人之心隱然與所寓俱存敬共承事罔敢不恪是區區
者誰實使之然則祠不可以義起乎既以謝客又次其
說以附劉公之贊

洪氏天目山房記

寶慶元年吾友洪舜俞自考功郎言事罷歸於潛讀書
天目山下寶福僧寺寺靚深舜俞合新故書得萬有三
千卷藏之聞復閣下如李氏廬山故事而移書于靖屬

余記之余少誦蘇文忠公山房記謂秦漢以來作者益衆書益多學者益以苟簡又謂近歲市人轉相摹刻書日傳萬紙而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嗚呼斯言也所以開警後學不為不切至矣而士之病今未之有瘳也無亦聖遠言湮愈傳而愈失時異事改愈變而愈下學士大夫讀之而不知其味行之而不見其端則亦舍之云耳且古之學者始乎禮樂射御書數蓋比物知類求仁入德皆本諸此今禮慝樂淫射御數有其名無其義

六書之法惟小篆僅存而莫知好之為士者十名九舛
不暇問也五三六經之所傳如仁義中誠性命天道鬼
神變化此致知格物之要也今徃徃善柔為仁果敢為
義依違以為中純魯以為誠氣質以為性六物以為命
玄虛以為天道也冥漠以為鬼神也有無以為變化也
甚則以察為知以蕩為情以貪為欲以反經為權以捷
給為才以譎詐為術聖賢之言炳如日星而師異指殊
其流弊乃爾若夫先王之制又在所當講而風氣既降

名稱亦訛有一事而數說一物而數名學者亦莫之質也井牧居民之良法也而丘乘卒伍之不合則參以管仲穰苴之法封建經國之大務也而百里五百里之不合則託諸歷代之異制賓興之法自遂以降自王畿以外無文則約諸鄉遂之數郊丘禘祫大事也或以郊丘為二或以禘祫為一廟學明堂先務也或以為異所而殊制或以為一廟而八名七世之廟常典也而殷六廟周二祧或親盡而毀或宗無常數莫知折衷三年之喪

達禮也而有謂君大夫士廬服異等又有謂君卒哭而除皆莫敢以為非大抵始去籍于周末大壞于秦掇拾于漢而盡覆于劉石之亂二千年間憑私臆決罔聞于行帝號官儀承秦舛矣郊祧廟室踵漢誤矣衣冠樂律雜北制矣學校養不賓之士科舉取投牒之人資格用自陳之吏刺平人以為軍而聽其坐食髡農夫以規利而縱其自奉授田無限而豪奪武斷以相尚也出泉輸租而重科覆折以相蒙也嗚呼生斯世也為斯民也而

讀聖賢之書以求帝王之法使其心曉然見之且無所於用也况衆言蔽亂始以春秋戰國之壞制衷以秦漢晉魏之雜儀終以鄭王諸儒之臆說學者之耳目肺腸為其所搖惑而不得以自信於是根本不立而異端得以乘之利祿得以移之文詞得以溺之則有口道六經而心是佛老篤信而實踐者矣則有心是聖學而輯為文詞隨世以就功名者矣六經之書孔孟未及行也今二千年矣而猶莫之行也余長而有聞晚益多懼舜俞

以藏書屬記願以所懼者相與切磋究之嗚呼其亦以
余言為過矣乎

湘鄉縣褚公洗筆池記

唐永徽六年褚公以尚書右僕射諫立武宸妃幾為所
殺賴長孫太尉一言以免猶坐貶潭州都督一日行縣
至湘鄉距縣治之北數百步有僧寺曰感應公嘗滌筆
池上若有浮雲滄然人異之即其地祠公歲久弗治藩
拔碑什紹定二年卽君自言為宰即故堤遺址封略而

浚治焉斷碑所勒有遠山蒼翠凝煙之詩乃為亭其上榜曰凝煙為大門榜曰唐都督褚公洗筆池更為堤以環之灌木脩蔓蒙茸蔽虧漣水衡陳鳳山對峙實為是邦勝處書來命記成事余惟咸以無心為感良以不獲其身為明蓋感於所不係感以虛也止於所不見見以理也此人心之良感而實見也方褚公之侯於長沙也臬婦之勢如燎方揚而轍跡所繇豪端所沾湘民之愛之殆與屈潭賈井儷芳齊榮况筆非有靈也水非有

雲也即思而成致愛而存世之相後今六百載尚懍乎
如在也是又奚感奚見而然哉許敬宗李義府諸人擠
善逢惡固無足言李勣何為者亦遷延獨對故陳喪邦
之言自一忤一合而升沉立判升者信乎為得矣歲月
惓邁事與時逝浮榮急景何翹朝菌暮燐而是心之昭
昭可以建諸天地質諸鬼神者億萬人而一心千百載
而一日著在史冊寓諸陳跡是非邪正燎如日暎彼所
謂得者初無毫髮加益徒起穢以自臭而忠臣良士流

風所漸則雖殘隄斷碣過其下者屏營徬徨周視太息
莫敢翦拜甚則尸祝而社祠之嗚呼是所謂良感而實
見非可以幸而致也敬宗既陷忠良復專史筆變亂白
黑類非敬播之舊如謂劉垺之死褚公有力且垺子訟
寃之事義府助之而敬宗書之公之大節如此人將公
之信乎抑許李之信乎然則士大夫以萬物皆備於身
而不以古人自任不以千載自期則亦自過其躬耳矣
卽君金華名閥也習聞詩書之訓故為政知所先後其

必謂余言然也

浦城夢筆山房記

世傳江文通為吳興令夢人授五色筆繇是文藻日新
今浦城縣故吳興也縣故有孤山里人因以夢筆稱之
鄉先正楊文莊公嘗讀書其間比歲真希元於山之麓
得數畝地藝卉木營闔廬為息遊藏脩之所既為文莊
識其事又以書抵了翁曰子為我發之了翁每惟由周
而上聖賢之生鮮不百年蓋歷年彌久則德盛仁熟故

雖從心所欲罔有擇言皆足以信今貽後詩三百聖賢
憂憤之所為者十六七六藝之作七篇之書亦出於歷
聘不遇凡皆坦明敷暢日星垂而江河流也聖人之心
如天之運純亦不已如川之逝不舍晝夜雖血氣盛衰
所不能免而才壯志堅純終弗貳曷嘗以老少為銳惰
窮達為榮悴者哉靈均以來文詞之士興已有虛驕恃
氣之習魏晉而後則直以纖文麗藻為學問之極致方
其年盛氣強位亨志得往往時以所能譁世眩俗歲愒

月邁血氣隨之則不惟形諸文詞衰頹不振雖建功立
事蓄縮顧畏亦非復盛年之比此無他非有志以基之
有學以成之徒以天資之美口耳之知才驅氣駕而為
之耳如史所書任彥升丘靈鞠江文通諸人皆有才盡
之嘆而史於文通末年至謂夢張景陽奪錦郭景純徵
筆才不逮前夫才命於氣氣稟於志志立於學者也此
豈一夢之間他人所得而予乎窮當益堅老當益壯而
他人亦可以奪之乎為此言者不惟昧先王夢稷之義

亦未知先民志氣之學由是夢筆之事如王元琳紀少
瑜李巨山李太白諸人史不絕書而杜子美歐陽永叔
陳履常庶幾知道者亦曰老去才盡曰詩隨年老曰才
隨年盡雖深自抑損亦習焉言之不知二漢時猶未有
是說也希元用力於聖賢之學今既月異歲殊志隨年
長其自今所資益深所居益廣則息遊藏脩於是山也
其必謂吾言然矣叡聖武公年九十五作抑之詩曰相
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嗚呼為學不倦如此才可盡而

文可躡乎既以復于希元又以自倣云

寶慶府躍龍橋記

古者門闕道路廬館舟梁脩除以時非以為觀美也所以通國野敬賓旅恤老幼遷有無亦財成輔相之一端云爾是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梁也者造舟為之如秦漢以後所謂浮橋而其時未有橋之名也駟晨覲則脩困倉以備穡事水昏正則植板榦以興土功且穡事土功有國之重事也而梁與道

實先之蓋道之不除已非善政而梁不夙戒則厲深濟
盈涉者滋病焉昔人之規陳議鄭固不越是雖近世亦
有以驛傳橋道觀人者殆不可以末務忽之也卽水自
龍山出徑卽陵城東廣餘三十丈先是比舟為梁以濟
不通而賦之卽陽新化二邑水惟無溢溢輒壞慶元間
郡守黃夏通守李正通將伐石為砥又以不便舟行而
輟嘉定六年李侯直柄欲自為浮梁不以賦之二邑屬
役于浮屠師寶寶乃請疊石為七頓而架梁其上頓之

形楮方不與水磯其勢可久然後廣費鉅經始維艱於
是發少府斥幣不足則吏捐俸民輸財以佐之趙侯崇
度許侯成之嗣脩不怠歲久未就寶亦引去至趙侯善
淇然後七頓皆集而其一猶以里人忠訓郎蕭芾之力
為之若架梁之費則又夥未有以繼也李侯大謙之至
節縮浮蠹靡廢不舉乃市材他邦庸工梓而卒成之司
理參軍汪之幹實受役要浮屠應珂智瑩德厚參比其
力曾未半載而板皮石甃崇麗堅緻橫空卧波秋毫不

以病民侯曰是維龍潛重鎮今郡譙重建府號更新而
是役適成不可無以識之乃命之曰躍龍橋而移書了
翁俾記其事維侯淳熙天官侍郎之家孫天官嘗以衡
陽幕職兩治卽獄有德是邦後七十有七年而侯來為
守顧瞻遺芟益祗厥紹凡以濟人利物力所逮為無敢
不竭予無所措其詞也雖然嘗攷諸周官而有感焉道
路之脩職於司險廬館之備具於遺人固也而自國及
野達道路守涂地叙舟車則秋官之屬分掌之其有不

由道而橫行宵征不由梁而川游徑踰皆為之厲其禁
乃若不相類然蓋自大司寇至鄉遂縣士凡典獄聽訟
前導驅辟莫不以通屈塞伸幽枉為事豈序官之意固
以是為類乎然而道路橋梁人所共由至近而易察也
士有抑而不達民有鬱而不伸四境之內有第而不治
使為守於斯者又以類而致思焉庸非職分之所當然
乎又充類而思之雖天下之有溺匹夫匹婦之有不被
澤者又孰非吾分乎顧今之為吏者不得久於其官予

懼來者之或不皆然也敢申是義以穀無窮云

靖州教授廳題名壁記

靖自崇寧再歸職方今一百二十有九年矣方為誠州
已嘗建學立師首命長沙朴成為之逮大觀二年又改
作于州之北賜田賜書教養咸備自淳熙三年姚明教
之亂刑獄使者行郡表省教授七年郡守延平廖遂請
脩廢官以崇化美俗乃以命三衢祝禹圭繇是為守者
嗣脩弗怠廟室廬館田租府實視舊有加獨教官氏名

自廢學以前不可復識僅記乾道間故參知政事蕭照
隣燧嘗為此官唯淳熙興學後始歷歷可考而皆未之
識也天台張君先之始至愀然曰茲不謂闕典與士亦
合詞以請張君乃為大書深刻而屬予記其首予惟春
秋之法有直書其事不加一詞而美惡自見者今官寺
之題名實似之題名之所及唯氏名歲月非有一詞之
予奪也而是非之良心人皆有之習其讀而識其人必
曰某賢有行某好學某為名進士某善其職不則曰是

不肖不學濫於進而怠其事者也居是官者自脩自明固不為人作輟而前瞻後慮不亦脩省之一助手矧又攷諸故典以子衿之不來而廢學以風化之所係而復脩之則朝廷之拳拳是州所以望於學校之師友者非徒使之記事纂言以譁衆取寵為足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嗚呼居官而思其所當先者奚事為士而思所當先者奚志則興是學而立之師也亦庶幾為無負矣是又張君記往籍以望來哲之意云張君字子益

寶慶府濂溪周元公先生祠堂記

寶慶府府學教授梁君士英遺了翁書曰自治平四年周元公先生遷郡學于牙門之東南陬紹興二十有五年又遷之神霄廢宮乾道八年復其舊而奉先生之祀以張公九成侑紹熙四年又更以特祀嘉定十有三年遷學少城之西舊址荒蕪不治先生之祠雖寓新學而僅寘諸堂隈士英請于趙侯善淇以舊址隸學請于李侯大謙即其地而祠先生自守貳僚佐鄉之薦紳韋布

各捐金以潰于成始紹定二年之冬訖明年之夏凡為堂四楹祠居其一東西又為齋廬以翼之士謂是不可無記也以惟子也請了翁雖不佞而於先哲言行槩乎有聞且學之始達而用幣于先聖先師者先生之文也記學之改作者五峯胡子也記學之復故者宣公張子也記先生之特祠文公朱子也四子之文日星垂而江河流也而奚以尚之敢辭梁君又曰先生之没百五十年未有所易名子為之請寧遠營道皆先生故里也子

為之記其祠郡國之祀先生子之記亦已多矣而奚獨遺是哉了翁曰非敢遺也而難為言也雖然請為誦先生之言而申三子之撰可乎蓋自孔孟氏以來為五百年者三矣聖遠言湮俗淪士散求道者離乎器而不知一理二氣之互根言性者離乎氣而不知元亨變化之實理知剛柔之為善惡不知剛不一於善柔不一於惡也知陰陽之為動靜不知陰不一於靜陽不一於動也先生始為圖書貫融而劈析之二程先生親得其傳道

日以章迨胡子朱子張子推衍究極亦幾無餘蘊矣然
而論說益明適以為藻飾詞辯之資流傳益廣適以為
紿取聲利之計故胡子曰棄不貲之身於一物之小其
不仁莫甚焉張子曰學校所講不過綴緝文詞規取利
祿非先生所以望於後人之意而朱子亦曰程氏既沒
傳之者不能無失流為老釋而世莫之悟也嗚呼卽居
重湖之南地阻且右而先生之遺風餘化三子之格言
精義洋洋乎斯人之耳目使為士者目擊而心維氣感

而機悟則將有惕然于衷而不能自己者予無所措其詞請以是識諸石紹定三年秋九月辛丑臨邛魏了翁記并書篆廣平李大謙立石

殷少師祠堂記

殷商之季少師比干與箕子微子各靖其為臣之分以自獻于先王事不必同也而發於怵惕惻隱之公心則一故皆得以言仁周武王未及下車封少師之墓蓋章善旌淑以一民聽其事有不容緩者孔孟氏亟稱之亦

以殷周存亡之所係耳至於後世凡諫於其君必曰願得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嗚呼世固有並世而羞伍之者二人死向千載而願從之游此何所為者邪曹操南遷建少師祠唐太宗適殷追命大師易名忠烈大臣吊祭州縣封墓李太白尉于衛又為銘表之此亦非有為為之也古者宗廟非其鬼不祭山川非其望不祭而君與大夫士之所有事又各有等殺焉春秋以來如晉祀絳衛祀相鄭祀周公趙祀董安于已非先王之舊至漢

儒祭法則又多為之目祀益以繁於是郡國或祠天子
或祠循吏而黃帝堯之祠往往見於武宣之世魏晉以
後則非鬼越望之祀何所無之雖然是猶義起臆決久
而得不廢者也廣安楊侯伯洪守均州之歲為殷少師
立祠屬記于棊閱書未竟而罔然曰紂居河內北邙南
鄘東衛而西薄山少師紂之諸父也與國為存亡則其
卒其葬當不出紂都之內今均之四境則金房光化商
鄧襄陽與紂都不相及也少師之祠於此乎何居伯洪

又自敘其事曰恢之始至訪問古今人物長老皆言殷少師之裔實居此土以比干為氏既文合二字為一而音切不改吾謂少師引義盡分不惟示萬世為臣之法亦以為有國家者不用賢則亡之戒况其子孫是州為蕃而何以無祠某讀之竟而重有感焉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天地人物古今後世所以為性情之本也其本同故雖絲歲禊越宇宙而善善惡惡之心未嘗不同且堯之祠宜不出平陽也桂林有堯山有唐帝廟舜卒於

鳴條而蒼梧黃陵之祀在楚上虞餘姚百官之名在越
禹之祠當不出安邑而會稽有陵有廟有元圭有窆石
亦未知南巡不復何所考訂大抵有國故而祀之此禮
之經人情之常也合他國之聖賢而祀之此禮之變而
人情之義起者也出於義起固不必皆禮之所有然人
心世變亦於是有所發焉且乾坤之運闔闢萬古何有終
極而人以眇然之身生死乎其間近數十遠百年耳况
少師雖以諫死而無救於宗國之亡距今幾三千年與

衰治亂亦秋毫不相涉也而是心之靈可以立天地宰萬物者昭昭赫赫與天地相為無窮乃至因其子孫之在吾地相與尸祝而社祠焉嗚呼是卷卷者誰實使之予嘉揚侯之為是舉也足以扶世勵俗樂為之書

均州尹公亭記

廣安揚侯伯洪夙有懷賢尚德之志比攝守竟陵自皮陸以來凡前哲流風所被悉表異之今守均陽蒐輯廢墜興校官創殷少師祠又以尹公師魯嘗謫是州州故

有尹公亭既為繕脩而屬于書亭扁且識歲月予惟古
之人先立乎其大者大者立則小者達焉而已語曰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游於藝非以文藝為學之先也
夫使文藝之先而本之則無是亦朝菌暮萍焉耳世之
學者尚論先正必曰國朝之文抑穆倡之尹歐和之蘓
魯諸賢又和之而後黜浮以實反駁而雅是則然矣然
使是數君子惟一藝一詞之足稱而他無述焉則亦安
能以風斯世而惟已之聽哉方范文正公以忤大臣黜

降三諫官皆以言得罪而尹公坐監郢州酒稅觀其與歐公書勉以謹職遠酒其詞平氣和無悻悻戚戚之意未幾雖以將帥辟除歷仕西垂卒坐范黨為羣儉所誣謫均州酒稅方公之被誣也劉湜希時宰意將以竊賄汙公寘之必死而卒莫之得他日公與孫公之翰語移日秋毫無怨湜意孫公訝之公曰此湜不能自立之過於洙奚恨焉嗚呼克是心也雖夷齊不念舊惡殆不是過矣如公之清躬秉方聳善疾惡若推其所為將不得

與斯人一日並生斯世也而可喜可怒在物而不在我孰是孰非責已而不責人蓋其省愆念德常若不及故於攻人之惡記人之過有所不暇然則即是一端其真知篤行有本者若是則世之以文藝知公者末也侯名恢嘗為吏部架閣文字云紹定三年十二月臨邛魏某記

心遠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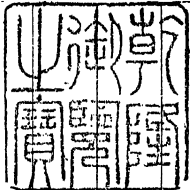
虞退夫嘗誦陶元亮詩愛其心遠地自偏之句摘二言

以名其先廬之堂屬予記之予每嘆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而所以用其心則人人殊且堯舜與人同耳農夫以百畝之不易為憂堯舜以天下未得人為憂禹稷亦塗人耳人思己之飢溺而禹稷思天下之飢溺孔氏之門人三千其超倫拔萃僅七十人而七十人之中又有高弟焉就高弟而言之季路之心用千乘之國冉有之心足七十里之民公西華之心相宗廟會同之事而魯皙浴沂詠歸其心休休然有非事物之所能累者矣

季路之心以肥馬輕裘與朋友共之固已絕人一等顏
淵無伐善施勞又非季所如至於仲尼老安少懷則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而天地無所施其勞矣戰國之君攻
城爭地不過以涖中國朝同列為大欲當時之臣亦唯
以齊桓晉文管仲晏子為極功而孟子獨慨然於唐虞
三代之盛恨不及見仲尼而師之然則鈞是人也而心
之廣狹小大不相遼絕矣乎夫天地不可量也古今不
可度也人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心立乎兩間形氣所拘

僅百年耳然而由百世之上以攷諸太古久遠二帝三
王之事隨其心之所之如生乎其時立乎其位與之相
周旋也著龜不可方物也而是心之動見乎卜筮鬼神
不可見聞也而是心之誠行乎祭享萬世在後不可究
極而是心之靈著乎方冊舟車所至不可限除也而是
心之明光于日月然則心者神明之舍所以範圍天地
出入古今錯綜人物貫通幽明其遠若此彼溺於文藝
泥於佛老沉於功利者尚為知所以用其心乎况又文

藝之末如纂緝駢儷佛老之敝如梵唄土木功利之下
如聲色貨寶其猷之未遠抑在所不足言也胡公康侯
嘗為學者言或尚友古人或志在天下或慮及後世或
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皆所謂心遠斯言也足以開儆凡
近發陶公言外之意雖然知其一則能其餘矣退夫之
有感於陶公也夫非徒為是觀美也愛之斯知之知之
斯行之行之則又當得其所以愛之知之者而終身由
之不然則予之所謂猷之未遠者可不甚懼矣乎



鶴山集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

五十五
五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于世第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卷五十

宋 魏了翁 撰

記

耻齋記

湘陰許德夫以耻名齋而屬予記之或曰君子且有耻
與曰羞惡之心其誰無之羞者耻已之不善而惡者耻
人之不善也君子耻已不善則速已之耻人之不善則
內自省焉小人反是焉然則小人果無耻矣曰小人間

居為不善是無耻也見君子則掩其不善非誠無耻也
君子即其所耻以進於善小人吝其所耻以淪於惡耳
且象卒然遇舜雖託為鬱陶之辭而卒不能蓋其忸怩
之色此親為不善其中心達于面目固當爾也太康以
逸豫失邦昆弟奚與而五子鬱陶忸怩若已之親為不
善將無以立於兩間者焉伊尹之耕莘當夏之未遜殷
之未興也君民之責若非已事而君不為堯舜民不被
澤若撻已于市推民于溝嗚呼太康之耻而五子以為

已耻殷臣之耻而伊尹以為耻豈羞惡之心此有而彼
無亦知與不知云耳知之雖人之耻已亦耻之不知之
已雖有耻不自耻也雖然於其中又有内外賓主之辨
焉夫所謂耻耻不若人也今爵位之崇宮室之美妻妾
之奉一不若人則知耻之若義利消長之幾陰陽屈信
之分此日用之切者而習焉不察則不知耻也耻一物
之不知懼格物之未至也今虞初稗官之說旁行敷落
之教凡將急就之文一有不習則知耻之若帝王所以

繼天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此學問之本者或懵焉
不顧則不知其可耻也夫惟不耻其所可耻則必耻其
所不當耻者矣匿怨而友其人言出而躬不逮立朝而
道不行不仁而為人役雖儒生學士口道先王語而不
是之耻也邦有道而穀邦無道而富貴賢者饑餓於我
土地一人橫行於天下諸侯相滅而不能救四郊多壘
地荒而不治雖君公師長在高位食厚祿亦不是之耻
也而耻於下問耻於改過耻惡衣惡食嗚呼此何足耻

而顛倒謬迷一至於此其亦不思之甚與予嘗與德夫
久處於靖美其質純而志篤故發其義而告之者若此
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德夫欲知羞惡之端則
又當於已所獨覺而人未及知焉圖之雖然是心既覺
則人其有不知者乎此又德夫之所當用力也紹定四
年正月辛丑臨邛魏某記

敬安堂記

盱江聶公善之以書來言曰吾比守贛會峒徭弗寧人

情疑懼吾為之任能物官練士峙糧凡以惠無告擾弗若者力所逮為秋毫無所愛也民用綏靜神罔恫怨徒以心勦力疲引分宜去帝臨有赫照知厥衷賦萬壽宮之祿以華其歸重惟勞肆之久一旦措諸安地食寢有節息遊以時腹心耳目復為我有亦天下之至安且樂未易與人言也吾猶懼其狃於遠而怠乘之則名吾堂曰安樂必敬子為我書之予復以請曰孰與敬安之為簡且嚴乎公曰諾哉子併為記之予嘿識是語蓋太公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凡此不下百言皆治
心脩身之事武王得書銘于几杖鑑于帶履弓劍于觴
豆于楹于戶牖而安樂必敬云者席之左端十六銘之
首也其文未必尚父所作而荀卿賈傅讀之大戴氏記
之况其書大較以敬為主則聖門傳心之要也是惡可
以無紀予讀春秋傳最愛白季之語曰敬德之聚也能
敬必有德夫自宮庭屋漏日用飲食推之應事接物達
之治國平天下此孰非天命之流行使斯須之頃放焉

而不之收則氣得以帥志物得以操已而吾之存焉者寡矣是故敬焉所以存此心而根萬善者也然而常人之情困心衡慮徵色發聲則心有主而德常聚無法家拂士無敵國外患則心無主而德流是猶物為主而我為客也姑又以淺者言之祈寒甚暑人情之所憚也而在宗廟朝廷若對大賓臨大敵則志之臨私朝返內寢則寒暑已操其柄至於燕居則凡避喧趨爽塞向即炎之備靡不畢陳矣嗚呼是孰為致然邪人能充類以

求隨事而察而有以真知其為天之所命則必將竦然
知畏其於不睹不聞之頃宴安佚樂之時有必不敢自
畫者矣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視白季之言
則義愈密而詞彌約學者滋有以用其力矣公蓋深知
此味將循名責實者也予尚申言之以求是正云

通泉縣重脩學記

尚論古今之學制不過曰古者養人以禮義後世以詞
章壞之是特知其一耳古者自二十五家之間為塾有

道有德者為之左右師而閭中之子弟學焉民之朝益
暮習在於閭塾而庠序云者以時屬民之所也或飲射
之禮或社酺之祭或歲月之吉必示以教法序齒位書
其德行人之良心善性日用而不知先王因民之聚因
時之變振飭而開牖之大抵教之於塾既使之事親從
兄親師取友以行乎孝弟之實而屬之於序則又使之
習容閑禮考德問業以發其德性之知而其間節目之
詳則去民逾近者施教愈密州長屬民讀法歲不過四

等而下之則黨正七族師十有四而閭胥則無時矣以此知民常在塾而時會于序非若後世違鄉親越鄉郡居旅食比閭無以考其行州黨無以施其教操數寸之管以決一日之長而他不再問焉也惟縣之有學去民為近族閭校比之意猶可推行乃以期會為大故吏終日文書敲扑間救故不贍故以禮會民僅若有見於春秋二莫敗室寒廡頽藩壞闕縣十而九蓋去民愈近則教法反䟽然則為吏而不此之懼其為知本乎通泉之

有校官蓋自慶厯興學之初今二百年間邑令趙天申
何闕景林脩廢者三至於比歲荒第不治資中楊季穆
始至即謀諸鄉彥曰此仕國也山川文物之盛冠冕左
蜀而庠序之事未遑非所以刑善勸學乃取學田一歲
之入以基其役出錢二百萬佐之鄉之士民合三百萬
繼之自大成殿之北為講堂一齋廬八南為大門一腋
門二文明樓一東為里賢堂自唐李公浦而下繪象凡
若干人西為正原堂自周元公至呂成公凡七人而馳

書于靖曰子為記之子每嘆去民愈近者教法反踈今以近民之官而為是其亦知所務矣子又嘆後世以詞章壞士今以孔顏曾孟照臨其上周張二程諸子之象與里中之有道德者翼其旁則士之游斯息斯目改心化必知聖賢所傳者何事而內反諸躬有學以問思辨而篤行之則亦無以異於禮義之養矣謹誦所聞以記成事季穆子之親且友也才志卓犖士大夫以遠期之

靖州興賢莊記

三代教民興賢之法見於三禮者悉矣特未知養於塾會於飲序於鄉黨也何所取材其升之司徒司馬方論而未官官而未爵而未祿也何所續食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然則自國子而下為士者固出於鄉遂之夫家此管夷吾之所謂秀民之能為士而班孟堅所謂且耕且養者是也竊意田各井授人有常產皆足以自食其食雖士有常心不以饑渴之害害之然使有以自食則用行舍藏體安志明綽綽乎滋有餘裕矧又上之人

以善養之以誠求之以禮興之以實將之所以敬其事
重其食蓋若此然則士之報禮也當何如詩曰倬彼雲
漢為章于天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作人之盛至於
歷久而彌著其不以此夫自鄉治廢田制壞士之貧窶
反出農工商賈下漢之盛猶以數路得人而郡國貢士
尚存勸駕續食之意至隋唐後純用科舉士幼而學壯
而欲行非是無進也裹糧負笈侶役夫隸人以羣趨干
有司幸而升諸春官則去畿愈遠者聚糧愈艱貸田廬

貸子錢不足則失口失色於人自以求濟其欲又不足則畫而不前往而違反士生斯世所居廣居也所位正位也所行大道也今未能以有行而使降志辱身若是是將誰咎與靖故有田以給貢士歲入為錢萬七千八百益以屋僦五萬六千然僅供新士半塗之費而免舉者又不及新士十之一予自遷靖食土之毛繼廩之粟六年于茲身安家和得以增益所未能秋毫皆帝力也而未有所報稱矧四方義理之問日至益凜凜有空餐

之懼念欲與士共之乃會居積行糧之餘市近郊田積
三歲所入以給三邑之新舊進士為之規約識於碑陰
州府與校官掌其貳嗚呼其自今士亦庶幾其無聚糧
之憂矣然而予之心則曰是何足以待士也且澤上有
地臨其象曰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此非特為
臨民設也地居至下非臨物者也澤與地類也以類相
親日漸月漬君子之觀是象也其望人以成德之意疊
疊洋洋何有窮也已然則與我同類之士其亦有以識

予無窮之意而勉之哉是舉也學校諭唐佑之實任其事
事紹定四年三月辛亥臨邛魏某記并篆

洋州天慶觀聖祖殿記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詔書始以正月三日為天慶節
四月朔為天祺節二年遂詔郡縣建天慶觀五年增設
聖祖殿由是著令凡官吏皆有到謁罷辭之文既又因
事建節有天貺先天降聖之日與正至元三日皆有朝
謁二百餘年郡縣奉行惟恪洋之為州夙號樂土乃自

比歲阨於寇抄聖祖之象或寓佛宮臨邛高侯始至愀
然曰是在令甲而褻慢乃爾即召匠計徒而更新之經
始於紹定三年之二月巳事于明年十月凡用工徒若
千緡錢若干而移書某命記成役某竊惟自昔受命之
君由秦而上皆有始封之祖受姓受氏胄緒可考漢唐
以來始費尋繹左丘明所書劉氏之始雖一再見而上
下傳文了不相屬故明帝時賈逵上䟽謂五經皆明無
劉氏為堯後者惟左氏有此文而孔穎達疑左氏為漢

儒傳會增益之語李唐之先莫知所始自乾封追崇老君之號天寶而後則加名以聖祖館之新廟太清興慶之祠殫極鉅麗蓋世儒之說謂帝王之生皆出神明之裔鄭氏至謂帝王之始皆感天而生語雖神怪大抵推世德以崇帝胄神天命以弭奸覲此聖祖殿之所為作也然而典禮之行有未及盡正者某待罪奉常日嘗欲條陳以請亦未及言今摘其切于是殿者言之且官吏到謁罷辭與一歲十餘朝謁此令也今大駕駐杭杭之

官吏朝謁如令而朝之公卿百執事則否行則皆行已
則皆已均為王臣也而異其事景靈宮前殿以奉聖祖
則用道家之儀中後殿以奉帝后則行家人禮既曰始
祖則有廟祧之制設謂天神則有壇壝之典每月之吉
奉常官吏行告朔之禮于太廟而景靈宮則天子以四
孟月朝饗夫月必聽朔朝廟天子所以稟先王之命大
會羣吏聽政決疑也今使有司行事則如勿行如謂禮
不可廢則親行之三歲將有事于上帝則先二日告原

廟純用俗儀先一日饗太宮乃陳禮器二日之間胡為而古今迭用焉議禮制度天子之事某職在宗禮而不及言因侯命以記文併識是說其後以待有司之講求云侯名稼字南叔嘉定七年進士某同產兄也

邛州白鶴山營造記

臨邛虞侯叔平以書抵靖曰州之西直治城十里所有山曰白鶴林麓蒼翠江流縈紆蔚為是州之望山故為浮屠之宮自清廟迄今菴院凡十四所遠有胡安先生

授易之洞近有常公諫議讀書之菴泉有滴珠樹有木
蓮白鶴有臺玉兔有踪中峯信美平雲之觀西岩翠屏
萬竹之境皆山中勝處壁間繪像率范瓊杜措丘文播
諸人令聞名筆雖丹青剝落而筆法具在山門之外有
明月橋兩山對峙危磴矗立閣道周復大殿中峙方等
院之應真殿居其後與山門直如引繩半有覆壞之憂
郡人郭侯起鎮興元同遊茲山相與浩嘆若有所屬予
乃偁功鳩材敗者易之堅者因之又將拓而大之或以

諗予曰費大役勞君將悔焉予曰節用而不斂民雖費無傷也庸工而役民雖勞無怨也於是寺之後殿欲壓更其不可支者翼之脩廊達以複道前為法堂後為飛閣旁為丈室僧廬庖厨次第為之寺在唐名鶴林乃更為鶴林禪寺請于今部使者厲公題其顏經于八月日訖于明年月日昔者吾友蘇和父過我嘗為我叙所以作今以屬記于予某執書慨然曰世無不可為之事不可為之時顧無必為之志能為之才耳且儒流而墨

習若非其事時屈而舉羸若非其時而侯定規於立談
之頃復言於暮歲之間侯之風力亦可槩見然而侯非
若世俗之溺志於異端以徼福規利者之為也侯始守
長寧崇學校繕官宇甃脩涂砭四谿清鹽筴之弊創貢
士之宮陶覆茅之廬其守普也繕館城郭皆為一新其
守蓬也自學校至於橋梁靡不畢舉而抑豪奪戢譟辭
境內肅清又以餘力為池臺與民樂之蓋侯視荒蕪必
除顛危必支苟可以從民欲者率勇為之今卷卷是山

亦曰一州之望而庸僧敗屋汙穢雜襲風氣壅底山川
弗寧吾可坐視而弗之恤乎推是心也見善而遷有過
而改必將如風厲雷迅不晷刻安也匹夫匹婦有不被
澤必將如救焚拯溺不斯須舍也忠肅公當金煬之變
不過受督府記犒師趣將無與乎戰守也而奮身顧行
以社稷為己任其後并唐鄧海泗與陝西新復諸郡公
守外藩亦無與乎朝論也而以死爭之多者至有九疏
嗚呼以其事則非已責以其時則莫我知皆無一可為

也而義理所關則利害禍福有不暇計是所謂必為之志能為之才故願侯之充拓以用之于所當事者而後為無忝焉此忠肅公傳心之要而亦吾州之民之願也予為浮屠氏作記實昉乎此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父母之所植不敢忽也是用敬恭以承侯命云侯名方簡郭侯名正孫厲使者模和父名君鍾予則古鶴山魏某也紹定二年四月甲子記

觀亭記

靖為州南距廣西東障湖南北抵沅辰西極夜郎四竟
之外降自靈均代有顯人播之詩騷靖以晚出未嘗有
顯者來惟程子山以忤檜居歲餘士人田氏為作䟽亭

亭

關

江之左僅存然已非始闕予嘗行今江右愛其脩篁巨木嘗欲為亭其上而永平大夫張仲車請受其役未旬月而告備會積陰解駁風日熙融晴江漲流瀾瀾渙渙客喜謂予曰美哉斯觀也子其發之曰予未知子之觀也亦如予乎然則觀不同與曰不同天下之理一也奚其不同曰觀物而不之察與不觀同今夫天之高也即日月而知有遠近之度地之厚也即星辰而知有升降之節日一南一北而為暑寒月一東一西而為朔望列

宿更互而歲時正五緯羸縮而災祥生以至感遇聚結之變為晦明風雨為霜露震電此孰非至教精義之著而人由之不知古先聖人觀象於天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知是身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以作八卦以敘九章以制律歷以立經陳紀以類族辨物莫不由之吾夫子所謂吾無隱乎爾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凡皆即夫人耳目之同得以發其德性之良猶慮人之習焉不察也因川上之觀而指以示人曰逝

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盈天地間夫孰非是理也而水根於陽行險而不失信剛中而心常亨聖人所以亟稱而必觀非以其切近而易見乎至孟子時去聖未久已莫知其奚取孟子言曰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他日又語人曰觀水有術必觀其濶蓋觀其濶則知其有本亦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千數百年文人相承例以為死生之說夫死生特形而下者之一端耳使聖人之教人而止於是不已踈乎客曰文人之說未可廢也且天運周流

如循環如轉轂而水也亦能往而復反乎曰子未睹夫
陰陽翕闢之妙也且天行至於東北日月會于娵訾陽
浸而長於是乎為雨為水迨蒼龍昏見水日以往天行
至於西北日月會于大火陰浸而盛於是乎雨畢水涸
迨營室昏中水日以反蓋自趨乎北陸則朔易之方而
始終萬物之地也夫陰陽五行未有不反生者雖五緯
之有辰星亦附日而又行起自北陸而反乎北陸也客
曰三江九河之水三條四列之山皆自西北注乎東南

如之何其反之曰水陽物也陽升則日息陽降則日消
知鬼神之情狀則知之矣子謂反既往之氣以為方伸
之氣邪體諸吾心驗諸嘘吸亦莫不然學者唯當循循
勉勉始乎下學近思克之於深造自得則知幾於屈伸
之感精義於變化之神世之口耳之學尚足進邪不然
誦先民之遺言陽浮誇詡而是無得於己祇以自欺焉
耳客曰大哉觀乎盍遂以名亭仲車遂言曰鐸不佞請
併識斯語以諭同志者紹定四年四月甲子臨邛魏某記

正齋記

建安張子壽名其室曰正齋而為箴以自儆其意蓋曰
觀於乾則知大者無不正天之道聖之事也觀於坤則
知正可以至於大地之道賢之事也大者不敢跂而望
也而於其正焉不敢不勉子壽所以深自約飭亦云至
矣猶以為未足也馳書某俾申其義予未之能信而安
能以語人雖然竊願有質焉天命流行繼之者善成之
者性人與聖人一也所居廣居所位正位所行大道人

與聖賢亦非有異也人惟局於氣質梏於物欲則有曠
其居而失其位者矣聖人雖曰生知亦曷嘗不謹所以
養之者是故教人之法習之幼儀視以毋誑立必正方
事父母則和氣婉容柔聲怡色侍先生長者則正容恭
聽安坐執顏蓋所謂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
前後皆正人者非特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之子為然
也雖州序閭塾無不然也非特學者之事為然也雖生
知上聖亦莫不然也迨其長也則有鸞和佩玉竿瑟管

磬以養其耳盤盂几杖車旗弁冕以養其目和容興舞
綴兆舒疾以養其血氣賓祭射御登降周旋以養其筋
骸孝弟謹信親仁誠善以養其心志割不正不食非特
如特牲少牢所謂腊俎之饌必方斫俎之心舌必去本
末而午割之也凡鼎鬯豆籩之不以其制獻酢酌旋之
不以其節房烝殺折之不由乎命教皆不正也又充類
而思之富貴而得不以道萬鍾而受不以義不敢一日
安也席不正不坐非特如曲禮盡後盡前尚左尚右躡

席踏席之別也凡尊卑少長之不循其序朝廷鄉黨之不異其尊卑器服之不殊其等皆不正也充類而思之立本朝在高位乘君子之器居士民之上而德不稱道不行不敢一朝居也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言養於純一未發之初則作聖之功也又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言觀其所以養德所以養身雖天地養物聖人養賢皆是理也然則正顧出於為賢乎子壽謂聖人非不可跂及子壽循序而進以無蹈乎陵節躡等之病則善

矣而子必謂士而不志於聖猶水而不志于海也吾非
為是大言也人與聖人非有二本也聖人之為聖行正
位而居體者也學者則學知利行又其次則困知勉行
凡皆由乎正路以復乎正位也行乎正位是亦聖人
耳矣古今惟孟子謂堯舜與人同人皆可為堯舜而近
世周子程子亦篤信而力行之子壽乃曰聖不可跂及
不自過其躬乎子壽其疑吾言則試以問諸吾友希元
相與共評之

江陵州叢蘭精舍記

臨川羅季能以荆湖制置司幕府寓治江陵嘗即承天院故基為叢蘭精舍而移書渠陽曰子為我書之其承天院以黃太史重固也而叢蘭之名何居乃復以請季能曰院即晉侍中羅君章舍之故居也君章致事還荆而蘭菊叢生于堦庭人謂德行之感子為我併識所以予觀世之論君章者不過謂其感文鳥之夢藻思日新其譽魯直亦曰詞人之巨擘耳噫張華蕭繹嘗博物矣

朱异江摠嘗屬文矣近世如丁夏呂王亦操觚弄翰矣而他無足法祇足以為國家之妖孽則君子奚貴焉君章之事於史罕見其僅見者謂湘中之寶荆楚之材江左之秀耳然觀其從庾元規友謝仁祖則猶未免為曠逸之士惟是桓温氣焰翕赫公卿大臣皆卑躬屈膝惟後雖謝安石之賢也而猶不能免君章獨以宅近囂塵結茅于城西之小洲布衣蔬食晏然自處温大會寮吏君章雍容未至若有氣吞奸豪之勇以其世論之不謂

賢乎若夫魯直所遭則又有人所甚難者章惇為政蔡
卞諸人首治史事魯直坐謫黜戍凡八年僅以徽宗初
起之謫籍道出江陵為承天院作浮屠記而轉運判官
陳舉承望趙挺之風指又摘其蝗旱疾疫等語以為幸
災謗國坐徙宜陽嗚呼彼所謂卑躬屈膝所謂承望風
指者洋洋然自謂得矣朝榮暮搞糞壤同腐而矯矯獨
立者垂芳簡策其為蘭菊不已多乎况君章來陽人也
江陵特仕國耳且渚宮故事謂其厭喧嗜寂徙居城西

三里而盛弘之荊州記乃謂距城西里餘瞰川為樓因名羅公洲按此二說則前後凡三遷今承天故址或始居或改卜亦未可知也而劉名明之假其宅若有見其象貌杜子美貽詩厥弟亦卷卷於短牆喬木之間以是知賢者所寓雖名存實廢而隱乎斯人之心者常與所寓俱存此天理之良感閱千載如一日也承天院塔記豫章集以其因是兆禍不忍錄而七十二年後再勒石于故處又知以士大夫正心脩身當以千載自期苟有

所好樂恐懼而不得其正祇以自過其躬耳矣季能名
愚文恭公之子也家有蘭菊而紉芳擷華於簡策間尚
友古人此其好學之誠未有窮已予故謂二賢不專以
文藝稱亦冀季能充而大之必至于師友古之聖賢明
善誠身而後為學焉

篤齋記

廬陵戴幼學通守潭陽以職事游辱于靖博聞強志語
未嘗不移晷也最後別去謁一言以識諸齋廬予名之

曰篤幼學曰盍為我言其義予因記王文公云其本强大堅實者竹也其行盡力有所至者馬也竹其性然馬則策而有所志故篤之字從竹從馬先儒以泥於偏旁也哂之然予謂堅實盡力之義不為不是特策馬之云誠有可哂耳且傳者之釋經例以篤訓厚書詩記語所稱如篤慶篤祐篤親篤忠正等語雖有厚義然而曰篤志篤恭曰篤敬篤誠曰篤信篤行則亦有重實深固之意兼備乎其間公劉六章以此字冠篇中庸三十三章

以此義終篇蓋聖賢之學所以成終成始其最大其於厚也相近而不同幼學曰然則子之名吾室也何居曰吾觀諸易惟大畜有剛健篤實之德剛健乾也篤實艮也欲知篤之義盍於艮馬求之艮之繇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惟內蔽於己外狗乎人則有非所當止而止者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吾止於理而已不知有己也不知有人也茲其為篤孰大焉然則篤云者既重厚而深固有自靖自克惟理是止不

求人知之意故聖賢之教博學矣而必曰篤志明辨矣而必曰篤行厚之為義雖大而言各有條指也幼學曰善子為我書其言且附斯語其後走也不佞敢不敬共從事以毋忘德云紹定四年六月辛巳臨邛魏某記

知耻齋記

孔子之言仁義雖見於易傳而魯論所記惟求仁之為務若義若耻亦必言之不與仁並言也至孟子始兼明仁義之實而示人以惻隱羞惡之端尤切近而易見盖

仁者本心之全體而義則仁之分事之宜也耻已之不
善則餒於氣頹於泚而有羞焉耻人之不善則心於戚
頹於蹙而有惡焉耻不耻之間而善不善之所從判於
以求仁不以亦近乎或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不知廉
耻者固羞惡之所發見柳文惠所謂不可抗而為維者
也予嘗為湘士許君晟大記耻齋發聖賢之餘蘊庶幾
其有益矣而未數月吳門衛君林亦以耻齋屬記此義
不競久矣今為士者亟稱之俗之興也其猶有望乎夫

人之常性有善而無不善人之本心好善而惡不善惟上智而生知之資率而行之則不以耻言其次則有誠知夫善不善之正者是故耻不知不耻不見知耻不信不耻不見信其次過困耻辱而知非困啞笑而自悔者固多有之其下則有知善之若可好而氣狃於惡亦將胥於不善矣則既為之復耻之如周厲監諗秦禁偶語漢殺腹誅隋誅動心本以盖耻適以滋耻如晉趙憚董狐齊崔殺南史衛甯畏諸侯之策苟知畏之則

如勿為如王允慮諺史賈充憂謚傳張濟避人以拜田
令孜鄭縉為相而恐為天下笑苟謂可笑則速已之既
昧於為之而猶謂旁揜曲覆足以誣民惑世不知是非
邪正千古一心爛然史冊近若疇昔若此之四君七臣
祇以自塗耳目人誰肯賢之其最下則拂鬚摩足舐痔
嘗糞又陷溺之極無以議為者惟夫昧於習俗不善而
舉世以為善可耻也而舉世謂無足耻此則不可以不
辨焉夫皋稷伊傅亦人耳今也富貴利達以沉其不貲

之軀周公仲尼吾師也而異端小道以喪其固有之善
夷吾臧武仲奢僭犯禮蘓季子公孫犀首諸人位高金
多下至秦漢間士人乘駟懷紱誇蒼頭廬兒陳車馬印
綬死權殉貨以詡庸夫孺子之為讀史至此誰不羞道
而夷攷其所行則有聲求氣應深喻而篤行之者嗚呼
斯人也五帝三王所與共治也而善不善異見耻不耻
異情乃若此則亦何可不思其故乎大學之傳曰小人閒
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

善此極言不誠之情狀而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目則有以物有不格知必不至知有不至意必不誠而中庸亦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則世之苟焉以自欺者亦坐乎未嘗知之使其誠知夫善之可好也如食之必飽不善之可惡也如臭之自穢則雖萬鍾千駟之富誘其前五流三刑之刑驅其後有必不敢為必不肯已者矣予非能之而嘗從事焉故願以告諸衛君與同志共之

鶴山集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卷五十一

宋 魏了翁 撰

序

程氏東坡詩譜序

譜三百五篇詩自鄭氏不盡用舊譜而又別為譜自國朝歐陽氏考世次以定先後審正變以觀治忽譜之作不但為詩而已抑亦當代之編年也自文章之盛而百家之傳有總集有別集大抵有後先之序杜少陵所為

號詩史者以其不特模寫物象凡一代興替之變寓焉
前之為譜者有呂氏後之為譜者有蔡氏所以忠於少
陵者多矣然自除官至劔南後事尚多疏漏其卒也或
謂在未陽或謂在岳陽或謂當永泰之二年或謂在大
厯之五年自新舊史列傳以逮二家之編年俱不能定
於一則其轉徙之靡常本末之無序當有未易考者詩
譜之作殆非易事也文忠蘇公之詩其世雖近而易考
其詩則博而難究公之里人程子益以謙既為之譜又

舉其一時之唱和與公之追和前人後人之追和於公者皆參列而互陳之譜之作不知眎二家為何如然以數百年之酬唱會粹成編亦譜少陵者所未及也或曰唱酬之用韻當少陵時未知其有亡也烏得而譜余曰不然賡歌答賦其源尚矣下逮顏謝各有和章見於集雖聲韻不必皆同然更唱迭和具有次第逮唐人始工於用韻韓退之和皇甫持正陸渾山火張籍和劉長卿餘干旅舍劉白和元微之春深題二十篇蓋同出一韻

少陵之有無此例誠不得而知然其集中有酬李都督
寇侍御韋韶州等篇既謂之酬豈得無唱集所不錄姑
置勿論如高常侍岑補闕乃少陵之所納交者嚴鄭公
又少陵所依者而補闕寄少陵之詩見於集者一常侍
鄭公所寄少陵之詩見於集者三何其微也呂蔡固不
以唱酬具載為例設因事而併識之如賈舍人早朝詩
與和者三人皆在豈不益詳且盡哉矧惟文忠公之詩
蓋不徒作莫非感於興衰治亂之變非若唐人家花車

斜之詩競為瘦辭險韻以相勝為工也咏歌歎美之詞
闕挺而不浮諷譎諫之詞肫實而不懟而又所與交
者皆一代之聞人千載而下誦其詩者不必身履熙豐
祐聖之變而識世道之升降不待周旋於熙豐祐聖諸
公而得人品之邪正茲又有出於譜之外者余固因子
益之譜而重有感也子益之祖嘗為柱下史勸講金華
益又公之外家其學遠有端緒云

書小學之後序

天命流行而人得之以為健順五常之性堯舜至塗之人一也至於氣質之昏明強弱則不能皆齊苟知所以學問思辨而力加澄治之功則雖柔必強引而至於堯舜可也人惟不然於是始不能與天地相似而耳目口鼻四肢之性乃有牴於物欲而為天理之害者矣聖人有憂之既為之設司徒典樂之官而王公國都家塾術序莫不有學則周為詳自八歲入小學教之以洒掃應對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逮十有五而入大學則進

乎明德新民以至善本乎致知格物以極於治國平天下蓋自天子之元子衆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子以至國之俊選皆與今見之禮經者即其書而吾夫子之所謂志志此者也大學之書獨存而小學顧不見於世晦菴朱先生憫其闕遺取其法之於今可行者補之始乎立教次明倫次敬身次稽古而又取昔之嘉言以廣之善行以實之其義密矣東南多善本蜀惟夔利有之余嘗病寒鄉晚學或不能盡見思於鋟板以廣其傳會憂

患不果潼川于君巽仲由臨邛郡幙攝蒲江令一日過
余從容語及學乃請刻此書而屬余識其末或以問於
余曰何哉所謂小學者今方以大學之不明為憂而子
奚是之問曰學無大小為道則一今之士志於此者鮮
矣蓋有之矣而輕俊自喜者無篤志近思之實雜施不
孫者有凌節躐等之病此無他不由乎小學故無涵養
本源而為致知力行之地匪矜小慧以揣摩影響則虛
無逍遙而汎然無所存主其弊皆將偃偃如旅之無歸

然則是不幾於愛桐梓而不思拱把之養惡牛山之濯
濯而不護萌蘖之生雖有存焉者寡矣由小以至大是
乃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而子惑之且子過矣遂
併識篇末以自警云

坐忘居士房公文集序

古之學者自孝弟謹信汎愛親仁先立乎其本逮其有
餘力也從事於學文云者亦非若後世譁然從衆取
寵之文也遊於藝以博其趣多識前言徃行以蓄其德

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故言根於有德而辭所以立誠先
儒所謂篤其實而藝者書之蓋非有意於為文也後之
人稍涉文藝則沾沾自喜玩心於華藻以為天下之美
盡在於是而本之則無終於小技而已矣然則雖充厨
盈几君子奚貴焉坐忘居士房君蜀之儒先生也讀孔
孟書超然有見謂窮性之道不外乎一心於是澄思靜
慮而求其自得者嘗遊膠庠友當世英俊冀以廣其見
聞晚得一官簿書會計未足以究其蘊也亦未嘗有歎

老嗟卑之意余雖生

闕

元守晁公將以銀諸梓盍
為我冠其篇首余再拜受之始得以熟復展玩其為詩

婉而不媚達而不肆心氣和平而無寒苦淺澁之態其
為他文率典實據正嗚呼是所謂有本者如是而豈後
世末學小技譁衆取寵者之云乎檢編太息因附其說
冀以自儆焉耳

呂氏讀詩記後序

余昔東遊聞諸友朋曰東萊呂公嘗讀書至躬自厚而
薄責於人若凝然以思由是雖於僮僕間亦未嘗有厲
聲疾呼是知前輩講學大要惟在切己省察以克其偏

非以資口耳也蓋不寧惟是今觀其所編讀詩記於其
處人道之常者固有以得其性情之正其言天下之事
美盛德之形容則又不待言而知至於處乎人之不幸
者其言發於憂思怨哀之中則必有以考其情性叅摠
衆說凡以厚於美化者尤切切致意焉姑以一義言之
考槃小宛臣之不得於其君者也曰獨寐寤言永矢弗
諼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小弁凱風子之不得於其親
也曰何辜於天我罪伊何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燕燕

谷風婦之不得於其夫也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曰不
念昔者伊余來暨終風之子譁浪笑傲而母曰莫徃莫
來悠悠我思栢舟之兄弟不可以據而不遇者則曰靜
言思之不能奮飛何人斯之友其心孔艱而遭讒者則
曰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嗚呼其忠厚和平優柔肫切怨
而不怒也其待人輕約責己重周仁而不忮也蓋不曰
是亦不可以已也是不殆於贅言也凡以天理民彝自
有不可者吾知盡吾分焉耳矣使其由此悔悟幡然惟

善道之歸則固我所欲也不我以也我固若是小丈夫
哉悻悻然忿伎鄙悒發於詞色去之惟恐不亟也雖然
是特詩中一義耳而是義也觸類而長之又不止是今
東萊於此皆已反覆究圖所以為學者求端用力之要
深切著明已矣誠能味其所以言而有以反求諸己如
荀卿氏所謂為其人以思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者殆將
怡然泮然以盡得於興觀羣怨之旨而歆動鼓舞有不
能自己者矣某非能之方將願學因眉山賀春卿欲刊

此書以廣其傳而屬余叙之姑以所聞見識諸末自今或有進焉則斯序也猶在所削

三洪制藁序

北門掌書內命最號清切自入國朝選授尤重有父子為之如饒陽之李項城之梁溫陵之蘇成都之范者矣亦有兄弟為之如燕山之竇肥鄉之李閬中之陳雍丘之米建安之吳真定之韓眉山之蘇南豐之曾蒲田之蔡成都之宇文者矣亦有父子兄弟並為之如吳越之

錢者矣而俱未有一翁三季如番陽洪氏之盛者也中興以來學士之再入者十有六人而洪氏之兄弟與焉自紹聖立宏博科汔于淳熙之季所得不下七十人而至宰執至翰苑者僅三十人洪氏之兄弟又與焉嗚呼何其盛與故人之稱洪氏者不以詞章則以記覽不以名位則以科目孰知其一心之傳上通於天固有以敷遺子孫者與方文惠文安聯登殊科時忠宣公尚留朔方高皇帝顧謂宰臣曰父在遠子能自力忠義報也他

日宰輔以慈寧將有來期入賀又曰洪某二子竝中詞科亦其忠孝之報士大夫苟能崇尚節義天必祐之又他日文惠拜僉書樞密高皇帝復謂卿父精忠古今所無今卿兄弟相繼入輔此天報也大哉王言其諸異乎人之所以稱洪氏者與忠宣公半世異域卧興節旌濱於九死僅得生還乃又為人主極陳時事連觸權相最後言及山陽諭降之檄而竄移厲土固兆於此嵐瘴之與居凡九年以訖權相之卒則公固不及見矣德隆位

細人為公弗慊也而不知公所以遺後則固在此而不
在彼是心也惟人主知之惟后帝顧享之詩不云乎昊
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人心幾微之頃
睹聞之所弗暨天實臨之又不云乎其肩維何天被爾
祿嗣之賢不肖祿之有久近皆天地也夫豈人力所能
致者而人之以詞章記覽名位科目為洪氏之盛者
是知其小而遺其大見以人而不見以天也洪氏之孫
偲將以其三祖制藁刻諸捷為郡齋而屬了翁為之序

竊惟三先生之言行有銘有誥有誌有邱章有奉常之
謚有史氏之策藐然陋儒敢贅有稱述用對揚高皇之
丕顯休命以推本其忠孝之傳為萬世訓文惠公內外
制凡十四卷文安公二十卷文敏公二十八卷

黃侍郎定勝堂文集序

竊惟孝皇帝神睿英武獨宰萬幾一時在遠之士不由
左右之助率以崇論宏議自結主知佔畢陋生拘攣固
滯既不足以佐下風而其間怵迫之徒迎合詆謾者亦

往往乘間竊入徒足以墮功敗事於是廣漢黃公名對
極言天下事踈暢磊落動悟上心遂留學省浸階顯序
封章奏對廟切時病方在館學論士大夫媮惰苟且論
百官有司不肯任其責上皆為之歛容迨居外省則擊
姦沮邪靡有嫌畏而論吳挺母封僭濫論曾覲使名超
躡尤為偉特且又嫻於詞令其為文體制雅健皆足以
動盪一世蓋守經據正而無拘牽固滯識時知變而無
迎合詆謾者也噫是亦庶幾其無憾者矣又嘗聞前輩

道公遺事曰自公為布衣每慮吳璘握兵蜀口必貽後患會同郡張真父位于朝以蜀事訪公公曰璘襲兄之業執權專處心思先登者死於前願戰者抑於後此不足與共功他日張對便殿具如公言且曰此聞諸臣友黃某孝皇首肯再三其後公因輪對論及時事孝皇尚能識前語曰卿向來論吳璘專忌二字甚佳嗚呼孰有能燭微慮遠如公者乎方璘之在蜀也人主倚為長城莫有挾而議之者公獨白發其心術之祕自當時觀之

必將有嘻其甚矣之歎然孰知數十年之後其一念之積乃至覆宗滅祀使生靈皆受其禍而公始以知言名于時亦無及矣自餘詩文雜著率尚體要不為浮夸雖世之矜竒街博者反若有所弗逮其片言寸牘得諸脫口肆筆之餘亦皆根于理義不徒以漁獵掇拾為工公之孫某嘗緝其文將以鋟諸梓而屬余序其首某覽未終帙而憮然歎曰自義理不競士學外馳居則曰不吾知也而夷考其事則喪志於記誦滅質於文采務以譁

衆取寵而本之則無觸事面牆甚至枉道以求合尚有能擊姦沮邪如公之所以論曾覲者乎燭微慮遠如公之所以察吳璘者乎雖然亦有之矣而未易見也唐之文人韓柳齊名而所操異心元白方駕而所制殊行文乎文乎記誦文采之云乎讀是編者其內反諸心以驗諸行事之實當有以自得之

臨川詩註序

國朝列局修書至崇觀政宣而後尤為詳備而其書則

經史圖樂書禮制科條詔令記注故實道史內經臣下
之文鮮得列焉時惟臨川王公遺文獲與編定薛肇明
諸人實董其事雖曰出於一時之好尚然其鍛鍊精粹
誠文人之巨擘以元祐諸賢與公異論者至其為文則
未嘗不許之然肇明諸人所編卒以靖康多難散落不
存今世俗傳抄已非當時善本故其後先舛差簡帙間
脫亦有他人之文淆亂其間雖然未足多辨者而公博
極羣書蓋自經子史以及於百家急就之文旁行敷落

之教稗官虞初之說莫不牢籠搜攬消釋貫融故其為
文使人習其讀而不知其所由來殆詩家所謂秘密藏
者今石林李公曩居臨川省公之詩息遊之餘遇與意
會往往隨筆疏於其下涉目既久命史纂輯固已粲然
盈編會某來守眉山得與寓目見其闕竒摘異抉隱發
藏蓋不可以一二數則為之喟然歎曰是豈世所謂訓
詁者乎訓詁之病黨枯護朽守闕保殘有不非鄭服之
陋無是正左班之忠今石林之於公則有不然其眷容

有餘之詞簡婉不迫之趣既各隨義發明若博見強志
瘦詞險韻則又為之證辨鉤析俾賢者皆得以開卷瞭
然然公之學亦時有專己之癖焉石林於此蓋未始隨
聲是非也明妃曲之二章曰漢恩自淺彼自深人生樂
在相知心則引范元長之語以致其譏日出堂上飲之
詩其亂曰為客當酌酒何預主人謀則引鄭氏考槃之
誤以寓其貶君難託之詩曰世事反覆那得知讒言入
耳須臾離則明君臣始終之義理以返諸正自餘類此

者尚衆姑摘其一二以明之則詩注之作雖出於肆筆
脫口若不經意之餘而發揮義理之正將以迪民彝厚
世教夫豈訓詁云乎哉石林常叅預大政今以洞霄之
祿里居其門人李西極醇儒必欲以是書板行而屬其
叙所以作乃書以授之

鶴山集卷五十一